



山西的南大门平陆县境内有一条路疑似是从天空落下来的。此路蜿蜒起伏在中条山顶峰苍澜壮阔、波谲云诡、烟色弥漫、姿态万千的雾海里，如同穿行起伏在云中的天路。

平陆中条天路

此路口于杜马乡柳沟村著名的“杜马战役”纪念馆西侧，发端于上村大郎山裙部，如长龙如玉带般历经绵延起伏10公里的中条山顶峰，穿云破雾收尾于邵官镇黑窑村，出口在邵官镇西祁村，或出张店镇风口村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从西祁村或风口村进入天路。

一个雨后晴空、雾锁山峦的清晨，笔者驾车驶上这条中条山巅峰之路。四周忽而滚滚缥缈的云海，忽而苍翠墨绿的峰峦，忽而险象环生的纵横侧岭、雾中远山，忽而由远及近由近及远、藏蕤蔽翳如海底世界的涛涛松林，忽而仿佛漂浮在仙境，忽而人在车中坐，车在云中行，仿佛自己已是云游人间的神仙……笔者不由在心中惊呼：天路！天路！这是去往桃花源的天路么？

当你如云海泛舟、宛若在大海中前行时，那中条山的云海岛屿会令你停车驻足登峰望远。顷刻间，扑面而来的习习清风、沁人心脾的花草清香，会让你眉宇舒展、明目微敛，心旷神怡、神情大振，感觉自己的肌体迅速干净了起来，轻盈了起来，纯洁了起来。此刻，群山云海和蓝天碧空中似有声音由远及近轻轻地呼唤你：向远方看看吧，看看吧……

于是，你仰头望远，但见神秘的云雾随着挥洒的阳光，慢慢散去。呈现在群山巅峰“千帆竞立”“白帆点点”的风力发电塔，在群山的映衬下，恍如神笔马良的杰作。这些都是从前在艺术作品里才看得到的美景。你亦可移步至机塔之下，遥听似从云端传下来的风车旋转发出的摄人心魄的阵阵奇声。

凡人情思

善良的底色

■吴艳杰

正月里，爱人的舅舅去世，我们前去吊唁。看到舅舅后，我的鼻子不由一酸。她今年八十岁，患有失忆症好几年了，近一两年病情更是严重，谁都不认识了，一不小心走出去就找不到回来的路，平时得有人专门看护。

吊唁那天，舅舅见很多人来到家里，便嚷嚷着要做饭。看到大家又磕头又作揖，她也要给别人磕头。问她为啥要磕，她说别人都磕她也磕。当时，我家小宝刚学会走路，踉踉跄跄地跑过来跑过去。舅妈看着小宝慈祥地说：“你看这个娃眉眼亲的，这么大每天得一个人专门看着哦。”我和表嫂都很惊讶，没想到失忆的舅妈竟然说得这样得体这样自然。

了，更不知道为啥这么多人来她家，当然也不会知道陪伴了她一辈子的老伴已经离她先走了，不知道客厅里就放着她老伴的灵柩……她啥都不知道了，可还知道有客人来就要给他们做饭，还知道夸她眼前的孩子眉眼好看，还知道把好吃的留给别人……我想，可能只有真正善良的人才会这样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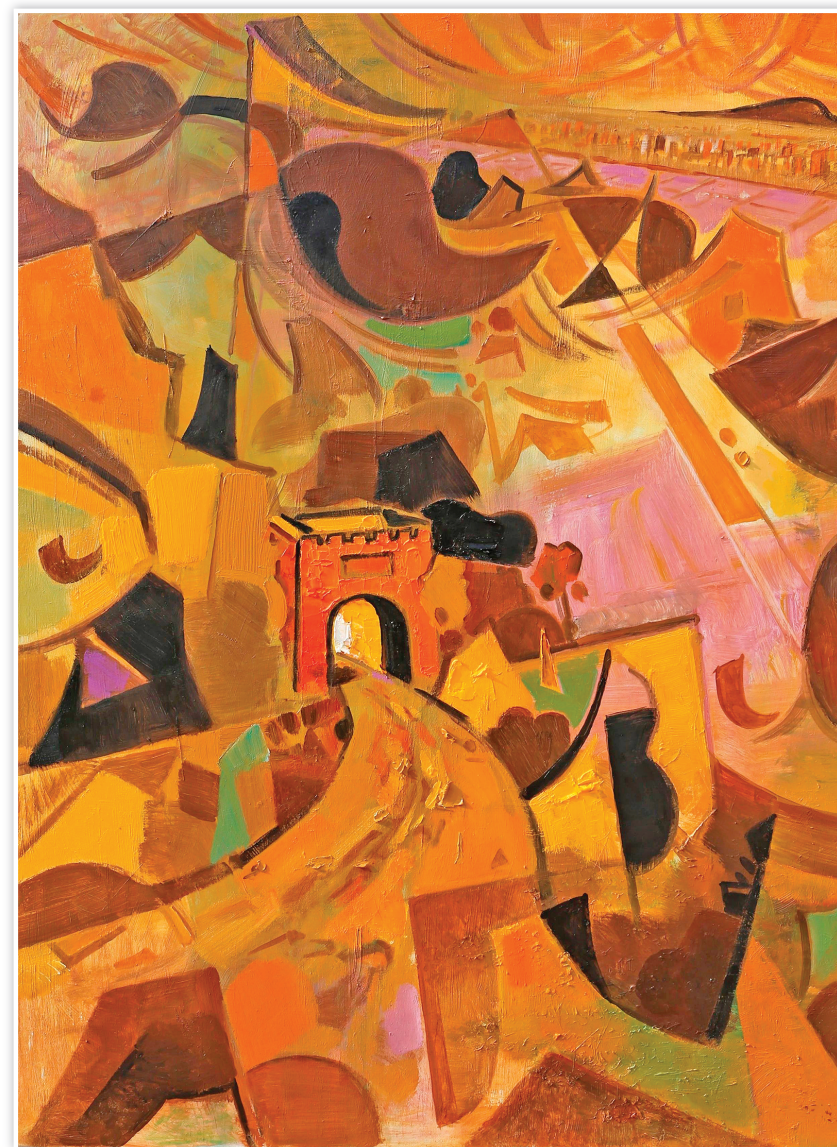


说来奇怪，我童年生活在闻喜，少年生活在夏县，青年时期在运中和山大上学，但伴随我一路走来的最好美食，却是稷山麻花。五岁那年，已经腊月二十九了，在夏县保险公司上班的父亲还没回来，全家人都很着急。我的着急，是盼望父亲给我带来好吃的、好玩的。父亲终于出现在五彩斑斓的晚霞中。站在大门口翘首期盼的我，一边欢乐地叫着，一边飞扑进父亲的怀里。父亲将带回来的各种年货摆在桌子上后，从一个杏黄色的纸箱里，掏出一根麻花，呵呵笑着对我说：“博博，看爸给你带来啥好吃的？”我一看是根麻花，便没了兴趣。家里有爷爷煮的麻花，姑家、舅家送的也是麻花，这算啥好吃的！我失望的小嘴噘得能拴一头牛。父亲又从纸箱里取出两根，分别递给爷爷、奶奶，说：“今年夏县县城里，稷山人开了一家麻花店，这麻花可好吃了！我是下午排上队刚买下的。”爷爷、奶奶品尝后，赞不绝口，说想不到麻花竟做得这么好吃！看着他们津津有味的样子，我“咯嘣、咯嘣”咬了两口，呵！又脆又香，便一口气将一根麻花消灭了，急得奶奶一个

劲儿劝阻，“博博，慢点，小心噎着了”。稷山麻花，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。在夏县上小学、初中的八年里，我把母亲给我的零花钱中的一半，都乐滋滋地递到了稷山麻花店里的叔叔、阿姨手里。稷山麻花，香在了我少年的求学路上。2015年春节返校后，在我们山大的六人宿舍里，大家开始炫耀从故乡带来的美食。我的五位同学品尝了我的稷山麻花后，都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连声称赞，“夏县麻花当为天下第一！”我忍不住笑弯了腰。同学们莫名其妙地问：“王博，你笑啥哩？”我抬起头，对他们说：“这是一——稷山麻花！”李小姐捶了我一拳，说：“你小子，拿稷山麻花给你们夏县贴金，你就不嫌害臊？”我强辩道：“你们给我听好，今天咱们是展示故乡美食。稷山县与夏县同属运城市，你们说，我展示的算不算故乡美食？”稷山麻花，香在了我山南海北的同学心里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投入了应聘上岗的艰难考试中。六次考试，皆以失败告终，折腾得我灰心丧气，觉得多考一次试，多丢一次人，干脆不考了，去给夏

县恒利超市打工去了。去年八月十号晚上，我在电脑上浏览新闻时，偶尔发现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招聘，眼前一亮，突然来了劲！父亲问我，怎么，又有了决心啦？母亲笑着说，是稷山麻花给他加了油。知我者，母亲也！这次，我考得非常顺利，笔试第一，面试也是第一。啊！稷山麻花，我的福星，您赐给我口福，也赐给我福运。我在管委会上班的第一天，便给我山大宿舍的五位同学发了同一条短信：“伙计，我现在已经工作在稷山，户籍在稷山，是地地道道的稷山人了。稷山麻花欢迎你品尝！”从此，我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，都用在欣赏、品尝、思考稷山麻花上了。稷山麻花始创于隋朝开皇年间，已逾千年，配料考究，硬面而就，精油烹炸，口味独特，纯手工制作。经历代稷山麻花手艺人揣摩实践，稷山麻花精益求精，不断提升口味，已在全国的麻花中独树一帜，打出了亮丽的稷山品牌。如今的稷山麻花，造型上长短粗细，各领风骚；色泽上金黄油亮，引人眼球；口感上有脆有酥，老少皆宜；味道上以各色香

爽为主，兼有酥甜，能满足各种舌尖嗜好；包装上琳琅满目，各有千秋，难以尽述。稷山麻花早已走出稷山，越过河东，冲出娘子关，享誉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，堪称麻花之冠！作为“稷山四宝”的稷山麻花，已成为我们稷山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。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稷山麻花店从业人员在万人左右，蔚然成为一支麻花大军，年经济收入总计在一百万元以上，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也不容小觑。同时，稷山麻花的品牌亮到哪里，也就把后稷文化亮到了哪里，把稷山县的声誉亮到了哪里。稷山麻花是一部美食史书，她以稳健自豪的姿态，一步步从隋朝开皇年间走进了新时代。稷山麻花，是一首美食歌谣，她唱出了稷山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。稷山麻花，情系着我童年的梦、少年的魂、青年的心，更系着我如今的责任。我们这一代稷山人，一定要把稷山麻花这部美食史书更用心地写下去，把稷山麻花这首美食歌谣更响亮地唱下去，让稷山麻花越走越远，香飘千万里，香飘新时代！



母亲的念想

■李红江

好几个月了，家里的蹦蹦车静静地蜷缩在角落里，几乎没有运行过。那是因为我驾驶这辆蹦蹦车的主人——我的老父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离开了他的蹦蹦车。几个月前，有买主上门想买走它，我不卖，家里有时还用得着。母亲也不假思索地这样说。此时，我意识到，不卖蹦蹦车是正确的，也许它是母亲对父亲的一个念想。

这一天放假，我准备用蹦蹦车拉走堆在墙边的炉炭灰，突然发现，不知什么时候起，蹦蹦车的车头被几块旧布整整齐齐地覆盖着。多年来，蹦蹦车从没盖过车头。刹那间，我好像明白了什么，轻轻地，一块儿一块儿地拿开那些布，并一层层叠好。泪眼模糊中，似乎隐隐约约看见，母亲小心翼翼地用一块又一块布，严严实实地覆盖着车头，她定然经历了一次刺心之痛，又在精心呵护着对过往的思念。

父亲离开半年了，母亲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。她虽然常在我们面前说几句坚强的话，但今天我终于发现了一次例外。

我把炉炭灰装到蹦蹦车上，再卸到垃圾场，最后开着蹦蹦车“咚咚咚”地回到家门口。一进大门，只见母亲麻利地从屋内出来，走到车旁，脸上露出久违的热情，招呼我洗一洗吃饭。此刻，我的心情竟然莫名地有点沉重，也有点释然。自己很清楚，母亲终于听到了熟悉的蹦蹦车声，在她心里，这车声可能就是最美妙的音乐吧。或许，此刻的母亲带着一种明知不可能的幻想，看看是不是那熟悉的人开着蹦蹦车回来了。这虽然是我的猜测，但人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，所以，我的猜测极可能存在。停车熄火后，我开始用那些布覆盖车头，母亲执意不要我做，我便停下来，留给母亲来完成。

吃完饭，天已不早了，我领着女儿去县城。出了大门走着走着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母亲还在目送着我们。女儿远远地大声喊道：“奶奶再见，把大门上好……”我轻轻打断女儿：“别说话，静静地走。”我心里想，母亲今天听到蹦蹦车熟悉的声音，是不是触摸到过去的岁月了呢？看来，今后我得多开一家家里的蹦蹦车，因为，它的确是母亲对父亲的一个念想。

鹤雀楼
虞坂古盐道
(油画)
沈康作

乡愁的声音

■吉有珍

跌坐，听风	谷黄麦黄，绣女下床	五月的麦田里
五月的风又在吹响		那吟唱童谣的人
记忆中的童谣	一只鸟儿	已步履蹒跚
布谷布谷	叫醒最早的月牙儿	鬓发如霜

我想用河边青青柳丝
修饰母亲鬓角的时光
我想捣碎那鲜嫩的
指甲草
涂抹母亲远去的青春
聆听在每个夜晚
更想听布谷的叫鸣
怀抱
这永不老去的乡愁

百姓记事

张冠民老师

■曲周发

张冠民老师是教外语的，严格讲，教的是俄语。张老师山西大学外语系毕业，芮城县人，给人的印象是身材高大，温文尔雅。他的个子足足有一米八，面色红润，浓浓的头发略带点儿发黄，外国人的感觉。他戴一副厚厚镜片的眼镜，由于常年刮胡子，刮得腮帮子铁青，见人却永远是和蔼的微笑。我们学校有两位老师皮肤好，一是张老师，二是教高三物理的韵友忠老师。韵老师皮肤白净，而张老师皮肤白里泛红，有点西洋人的味道。

张冠民老师我并不熟，他没教过我们的课，我们高中的俄语是周兆年老师带的，而张老师带的是初中。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一年的全校元旦文艺演唱会上，各班级都拿出自己的绝活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那时的学生，除学习刻苦外，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活动也都表现得十分积极热情，主动性很强。

晚会开始了，轮到初中65班表演女声独唱。独唱的女同学是我们班号称音乐家的雷五六的亲表妹，脸蛋长得微黑却精巧，歌声清脆温婉，一开口就赢得了满堂彩，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。二胡伴奏是她的班主任张冠民老师。一师一生，一把二胡，一曲清唱，袅袅娜娜，绕梁不绝。这个节目大家颇为喜欢。

一晃就是许多年，一茬又一茬学生毕业了，我也在市里工作了。一次新华书店处理库存图书，还设了一个专柜。正挑看之间，突然觉得身旁有一个高高大大的人影，扭头一看，原来是久违的张冠民老师。“张老师，你也在看书？”我惊喜地说。张老师一看是我，很高兴，也很热情。说他在安邑中学任校长，没事让我过去，他早就听说我在市里。他问我找到什么书没有，我说这本金圣叹批注的《水浒传》就不错，建议师生俩都买下，挺便宜的。张老师问还有什么事没有，我说想找一套初中到高中的俄语课本，不知还能找到不。虽然学校普遍教的是英语，但他说：“没问题，咱学校还教俄语哩，你抽空过去就行。”短短几句话，让我心头一热。多好的老师，一个没有教过我课的老师，更没有什么交集的老师！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过去了。张老师依然很热情。他说，我去了你不要了，也不来了，就是顺口一说，书其实早就寻好了，就是不见你来。我自然作了一番解释，无非说自己多忙多忙。张老师补充说，这些书不是新的，全是旧的，硬生生地搜罗出来的。此外，

他还送我一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苏联歌曲选》。末了，他还忍痛割爱，把不久前在武汉出差买的《俄汉、汉俄词典》赠给我。这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本，容量特大，词条达一万八千三百之多。我激动地握着张老师的手说，哪一次专门采访咱安邑中学，写点稿子给老师助助威。张老师笑了：“这就不必了，学生有这心，当老师的就心满意足了！把市里的中心工作宣传好，老师也就高兴了。”好像与张老师真有书缘，最后一次见面又是书店。这时的张冠民老师已经退休了，回芮城老家了。我要请张老师吃顿饭，他说：“不用了，还赶着返回呢，不然就没车了。不过有事，不知能不能帮上忙。”我便给他介绍了芮城有关方面的朋友。后来，听芮城一位老同学说，张冠民老师已经去世了，内心便有一种说不出的痛。张老师说给自己的书都还在，可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师却永远走了，实在令人唏嘘！我想，老师对学生，有时比对自己的子女还要亲切，只要他身边有什么有用的东西，统统都会舍得让学生拿去，毫不保留。除了教师，还有哪个群体能这么做呢？